

國學小叢書

袁枚評傳

楊鴻烈著



著者 楊鴻烈
主編者 王雲五

國學
叢書

袁

枚

評

傳

商務印書館發行

目次

第一章	導言·····	一
第二章	年譜·····	一二
第三章	袁先生思想的根本·····	一四六
第四章	袁先生的人生哲學·····	一五五
第五章	袁先生的文學·····	一七〇
第六章	袁先生的史學·····	二〇一

第七章	袁先生的政治經濟學和法律學·····	二五二
第八章	袁先生的教育學·····	二六六
第九章	袁先生的民俗學·····	二七四
第十章	袁先生的食物學·····	二七九
第十一章	結論·····	二九一

第一章 導言

袁子才先生是一位中國罕有的大思想家，差不多沒有幾個人知道。一般的心理，不過以爲他祇有些小智而無學識，與他同時甚至到現在已經相隔二百多年的學者，對於他的了解或評判，仍舊是無甚變化。記得胡適之先生第一次給我的信有說：『我是愛打抱不平的，生平最喜歡表彰那些埋沒了的學者和文人，』這話在這裏可替我做開場道白了。

1
在袁穀芳的答隨園先生書裏有一段話，很可代表一般人對於子才先生的評判，他說：『先生（即指子才）弱冠筮仕，文章吏治之名震宇內，然耳所聞，未免卜氏小德出入之譏，

凡老生腐儒，皆以先生爲口實，卽僕識先生二十年，究不能揭先生之行誼，執途人而一一告之也。前年晤鉛山蔣心餘編修，於近來名公中，雅敬先生，然亦僅品爲六朝中人，維時僕亦以爲當。及甲午秋，來金陵，重謁先生於小倉山房，相與往復者半月，覺議論丰采，有刊盡鉛華，獨存真實之意，進讀新刻文集，凡碑誌序記諸文，其大者皆有關於國家用舍是非之實，小者亦讀書窮理心得之言，無苟作者，不覺推案而起曰：「文王旣歿，文不在茲乎？」使果如向者老生腐儒所疑於先生者，而豈能言之有物如此？於是嘆蔣君擬以六朝人者，亦不足以知先生。晚年涵養之功，與知人論世之學也。因退自思念天下之知先生者，不過曰才子而已，其甚知者不過曰文人而已，乃若先生當重文之世，抱有用之才，而壯歲陳情，依依子舍，東山高臥，抗懷古人，上不借聲援於公卿，下不要標榜於門弟子，事親以誠，交友以信，和而不流，涅而不緇，此非身在金陵親及先生之門，熟悉其立心行事之大端而不爲老生腐儒之說所搖惑者，幾何不因耳食之徒而並疑其立言也耶……」子才先生自己也說：「……平晝閒居，小有述作，稱心而言，自知爲拘儒所呵，無疑也。就有好我者，不過賞其詞華足矣。」答和希齋尙書書，

孫星衍（淵如）在所著的平津館文稿卷六隨園隨筆序上也說：『先生棄官山居五十年，實未嘗一日廢書，手評各史籍，字迹歷歷猶在，則亦未嘗不時時考據，世之以儼薄輕豔詩托言師法隨園者，非善學先生者也。』又說：『……先生始爲強項令，繼以才名傾動當路，而未嘗先謁人。生平不信陰陽術數，宋人談理語及釋氏之教，以爲佞佛者，且求福於無形，況其有形者乎？故其書言信時日小數者，無不破敗。又言鬼神生於人心，皆合於聖人「知不惑，勇不懼」之義。又言宋學教人認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皆是彼法也。凡所言皆非尋章摘句之儒所能幾及者，豈非曠世之才，必有過人之識歟？』這樣可見得先生不僅僅是個文人，但孫氏所恭維先生的幾句話，也不免硬拉先生去翼孔子之道，最多也只算了解先生的思想之最小的一部分。卽如現時的學術界，可算是沒有什麼偶像駕臨在上面，可放膽討論一切爲從前有帝王政治勢力和宗法的倫理觀念所束縛的種種認爲『大逆不道』『非聖無法』的問題了，但一般人只知道在近代提倡『情欲主義』以反抗宋儒的以片面的道德束縛弱者幼者的『理性主義』只有個戴東原（蔡子民先生所著中國倫理學史最先提出）但

不知還有個時代稍前一點，並且比較着激進徹底的袁子才。一般人只知道反抗儒家壟斷思想界稍古的有個王充，近代前有李卓吾，後有章太炎吳虞陳獨秀，而不知袁子才曾做過攻擊『道統』，解放思想，尊重思想自由的文章。一般人只知道懷疑大禹以前的史料，只有科學的頭腦的顧頡剛錢玄同胡適之諸先生，只知道自古以來最講實證，從新審定古籍的有個崔東璧，而不知有個敢冒千萬人不大不違懷疑堯典禹貢金縢……甚至論語中庸儀禮周禮……的袁子才。（崔述的成系統的專門史考，子才固不會有過，但他自上古史直至近代，都有批評和考證，只這一點，已經就比崔述的氣派來得大，何況他的勇於『求是』過於『必信』的見解，遠非崔述所能及。）梁任公先生是駁斥過歷史上很荒謬的『正統之說』了，並且不滿意孔子的『一字褒貶』的『春秋義法』，但袁子才早在二百年前寫了幾篇極其明切犀利的文章，對此二事，痛下針砭。在文學上，以文藝當爲德育輔助，即爲倫理的附庸而無獨立性，差不多全世界佔大多數的文論家都如此說，只有袁子才以爲文學自文學，道德自道德，並把文學不朽的價值，擡高和政教功業等量齊觀，打破中國的傳統的

說法以爲『雕蟲小技，壯夫不爲』狹隘低卑的實利主義。又文藝裏抒寫男女愛情是中國禮教之邦所嚴禁，只有子才先生放言高論尊愛情爲一切文藝的根本要素。這幾點雖不能說後無來者，但可以稱爲前無古人了。先生的詩更有不少清新雋逸和沉鬱動人的作品。先生又最看重技藝的價值，由此而生出職業平等的觀念，在中國這個『學優則仕』的思想彌漫於社會，使一般人以官吏爲最尊貴，而先生卻只以少數受過嚴格教育的人可爲執政者，——其根本觀念，亦不過爲人民服務而已，——因此，先生主張各人應因其所長而分工做事，祇要各人把所做的事弄得精微美好，便可垂於不朽；這樣見解，在今日歐美新思想輸入之後，固不足奇，但以前二百年的中國而論，不是很值得佩服嗎？先生既以一技一藝都入講理學或建功立業有相等的重要，所以對於『滿足口腹問題』的技藝，都鄭重的當做一種學問研究，又富有爲科學所寶貴的試驗精神，弄出一本食物學雛形的食單出來。這些事都是我之所以不量力要替先生在以後的分論裏明白詳細的揭出來，希望讀者看了之後，評判一下子才先生究竟是不是一個大思想家？

最令人氣憤的便是先生同時的或後世的反對者，並沒有把先生的重要的著作平心

靜氣的瀏覽一下，以道理相辯勝，乃祇找先生的行爲的瑕疵處大施攻擊，如劉墉（石菴）

就想用政治勢力羅織先生於法。（見王昶的湖海詩傳蒲褐山房詩話和章學誠的論文辯

僞。）王昶（蘭泉）雖是先生同時的一位勳業家和學問家，但他反對先生的那種無聊的

舉動可就令人大失望了。江藩的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四王蘭泉先生一條下說：『先生因袁

大令枚以詩鳴江浙間，從游者若驚若蟻，乃痛詆簡齋，隱然樹敵，比之輕清魔，提倡風雅以三

唐爲宗，而江浙李赤者流，以至吏胥之子，負販之人，能用韻不失粘者皆在門下。』江藩不以

此舉爲然，勸他說：『明時湛甘泉，富商大賈多從之講學，識者非之。今先生以五七言詩爭立

門戶，而門下士皆不通經史，輒知文義者一經粉飾，自命通儒，何補於人心學術哉？且昔先生

謂笥河師太邱道廣，藩謂今日殆有甚焉。』結果是默然不答，而一般『依草附木之輩，大怒，

造謗語，搆怨，幾削著錄之籍。』最出人意表之外的便是子才先生死後，『攻之者太甚，大半

卽其門生故舊。』（據吳崇梁的石溪舫詩話所說）章實齋也在先生死的這年開始加入攻

擊，（胡適之所著的年譜第九十六頁如此的考證。）而所持理由，實皆不中肯。如云：

「彼不學之徒，無端標爲風趣之目，盡抹邪正貞淫，是非得失，而使人但求風趣。甚至采蘭贈芍之詩有何關係，而夫子錄之，以證風趣之說。無知士女，頓忘廉檢，從風波靡，是以六經爲導欲宣淫之具，則非聖無法矣。」

又說：

『略易書禮樂春秋，而獨重毛詩；毛詩之中，又抑雅頌而揚國風；國風之中，又輕國政民俗而專重男女慕悅；於男女慕悅之詩，又斥詩人風刺之解，而主男女自述淫情；甚且言采蘭贈芍有何關係，而夫子錄之，以駁詩文須有關係之說。自來小人倡爲邪說，不過附會古人疑似以自便其私，未聞光天化日之下敢於進退六經，非聖無法，而恣爲傾邪淫蕩之說至於如是之極者也。』

實齋所抨擊在今日觀之，正是子才的特識，此亦古今觀點不同之一。總而言之，子才先生在那個時代勇於疑古，敢道人所不敢道的議論，自是一個富有革命性的男子。先生論詩

專主性情風趣，立論並不錯，但不能中『衛道』先生們的意旨，加以先生對於男女的性慾，抱個解放的態度，自謂『無所愧於心』，是以無擇於口，風流自賞，言過其實，惟恐人不知，『答朱石君尚書書』這樣自然要受一般人——不只限於衛道的道學先生——的求全之毀了。

究竟子才先生的爲人如何？姚鼐（姬傳）是先生的朋友，所以惜抱軒文集卷十三的袁隨園君墓誌銘並序一文裏比他人多述了子才先生的一些身世。王昶是和先生爲敵的，所以在湖海詩傳蒲褐山房詩話裏替先生作的一篇小傳，全是冷嘲熱罵，毫無好感。錢林（東生）的文獻徵存錄卷六也有一篇『袁枚』，錢氏似只能了解先生的文學優點，所以比別人多錄了先生的一篇重修于忠肅廟碑的駢體文。李元度編纂的國朝先正事略是偏重在政教功業方面的傳記，所以那一篇袁簡齋先生事略敘述先生在江南做縣官的政績最爲詳細，並且說及先生的孝友天性，接人待物的忠厚誠懇的地方。李桓輯的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百三十四『守令二十』東抄西湊的一些材料，也可供我們參考，如杭世駿的

詞科掌錄，可以知道子才先生在少年時代的得意；吳崇梁的石溪舫詩話可以知道先生的那一般趨炎附勢的門人和朋友在先生死後的無良。但在上面所舉的這許多長的，短的，詳細的，簡括的，完全的，殘闕的，好意的，公平的，或甚至誣譏的記載，都沒有一個懂得子才先生的思想的真象和價值，先生在官固是有名績，先生所享的一世虛榮，固足羨慕，但先生不以此自重，我們也絕不拿這些尋常瑣事來恭維先生。這樣說來，他們的敘述，不過給我們做一個參考而已。我現在將先生的全部著作——文集，詩集，尺牘，詩話，小說，駢文，八股文等——裏面有關於先生自述生平的地方，鈎稽出來，按年編譜，又將上所徵引和別的與先生同時的名人文集裏有關於先生的文章都盡我的力量搜求完全，都儘量加以考訂和引用，我費的精力頗不小，所以有的材料似乎稍嫌重複，但我總不忍割愛，我希望讀者也不要隨便看過了事，若有掛漏或錯誤的地方，請隨時指出。我編的這本年譜很有幾層困難：一來呢，平地起樓臺，毫無依傍；二來呢，子才先生的壽命過長，要指出他的思想所受於外界環境的影響以及變化的路徑，很費考察，但我敢向讀者擔保，要了解子才先生的爲人，我編的年譜實在

夠用了；要明白子才先生的思想，我在書裏分章專論的事項，也可說『雖不中，亦不遠矣。』在未讀下一章年譜之先，我要介紹子才先生的朋友趙翼（甌北）所作的一篇糾彈先生的行爲的妙文：

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一說：『趙雲松觀察戲控袁簡齋太史於巴拙堂太守，……其控詞云：「爲妖法太狂，誅殛難緩事。竊有前任上元縣袁枚者，前身是怪，括蒼山忽漫脫逃；年老成精，閻羅殿失於查點。早入清華之選，遂膺民社之司。旣滿腰纏，卽辭手版。園倫宛委，佔來好水好山；鄉覓溫柔，不論是男是女。盛名所至，軼事斯傳。借風雅以售其貪婪，假觴詠以恣其饕餮。有百金之贈，輒登詩話揄揚；嘗一嚮之甘，必購食單仿造。婚家花燭，使劉郎直入坐筵；妓宴笙歌，約杭守無端闖席。占人間之豔福，遊海內之名山。人盡稱奇，到處總逢迎恐後；賊無空過，出門必滿載而歸。結交要路公卿，虎將亦稱詩伯。引誘良家子女，蛾眉都拜門生。凡在臚陳，概無虛假。雖曰風流班首，實乃名教罪人。爲此列款具呈，伏乞按律定罪，照妖鏡定無逃影，斬邪劍切勿留情。重則付之輪迴，化蜂蝶以償夙孽；輕則遞回巢穴，

「逐獼猴仍復原身。」

這篇文章本是一時遊戲和先生開玩笑而作，我們試毫無成見平心靜氣的把年譜和本書讀完，我們就可瞭然這些話是否事實？就算是事實，是否就是不道德？我可最穩健的在先提示讀者，子才先生的爲人，至少可以足爲我們少年做模範的兩件事，即自動的研究的精神——姚鼐說先生『少學自成』看年譜便知——和繼續不斷的努力，此外如不苟信，凡事都要想一想合理或不合理，纔成功了一個大思想家。

第二章 年譜

先生名枚，字子才，號簡齋，浙江錢塘人。先世爲慈溪籍。（隨園詩話卷二）

先生之祖名錡，字旦釜，爲明代槐眉侍御之孫，槐眉與其父茂英方伯有竹江詩集行世。

（隨園詩話卷二）

祖母柴氏。（見新齊諧）

父名濱，叔名鴻，皆以貧遊幕四方。（姚鼐惜抱軒文集袁隨園君墓誌銘並序。）

母章氏，杭州耆士師祿先生之次女。（小倉山房文集先妣章太孺人行狀）

康熙五十四年，乙未（西歷一七一五）。先生生於錢塘縣東園大樹巷中。（小倉山房詩集卷二十八，並可參看詩話卷十）（按方濬師隨園先生年譜作丙申（次年）三月初二日生，不知所據何書。）

康熙五十五年，丙申（一七一六）。先生一歲。

同年，先生的朋友趙翼（雲松）生。

康熙五十八年，己亥（一七一九）。先生四歲。

同年，先生第三妹機（素文）生。

康熙五十九年，庚子（一七二〇）。先生五歲。